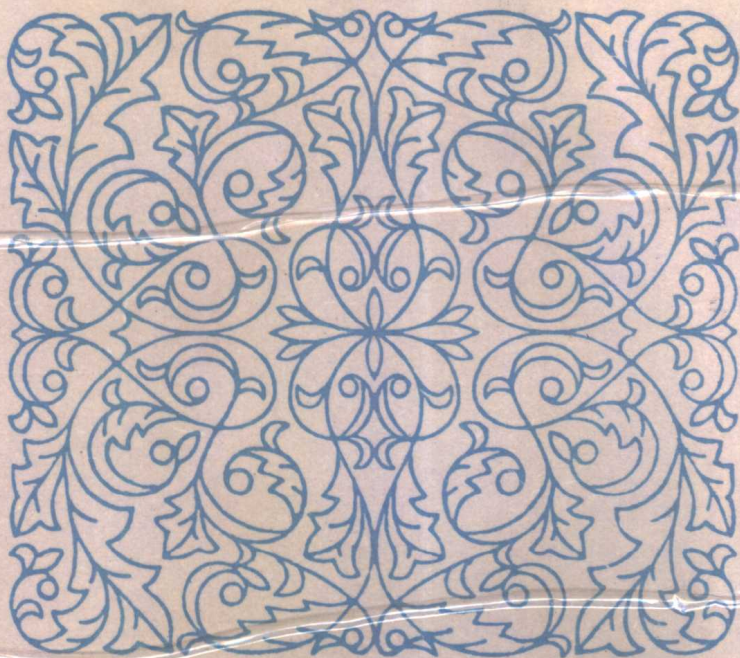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7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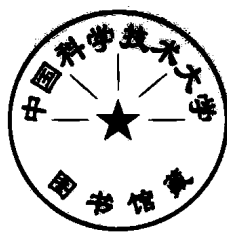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歷史·地理

太平天國史綱
太平天國史叢考
太平天國史事論叢
太平天國的社會政治思想
太平天國革命思潮



羅爾綱著
羅爾綱編著
謝興堯著
謝興堯編
彭澤益著

上海書店

謝興堯著

太平天國史事論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史地
小叢書
太平天國史事論叢一冊

(94114)

每冊定價大洋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謝 興 堯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

序

十年前，我方執教鞭於北平燕京大學，偶以夙所研究之關於太平天國歷史的文字發表於報端。蜀人謝子興堯讀而悅焉，旋得胡適之教授介紹，與我會見，共同討論研究太平天國歷史之進行，蓋謝子是時方畢業於北京大學，專研文史，復有志以太平天國歷史爲繼續專門研究之對象也。我倆相見之下，談論甚歡，遂結爲同志而成莫逆交。嗣後，一別十年，其間我因奔走革命，未遑專心於學殖，而謝子則埋頭於故宮，繼復掌教於北大，整理檔案，網羅舊聞，搜輯祕籍，孳孳屹屹苦心研究，十年如一日，以故專著迭出，成績斐然。今年春，我重遊故都，復得相見，蒙其出示所輯近年來關於太平天國史事專著論文若干篇，並託我攜交上海商務印書館付梓，且邀我爲序。我在車上細讀全稿，深以爲書中諸篇均依科學方法而立言，其中以「太平天國曆法」及「忠王李秀成之死及其供詞辨疑」兩篇最爲精采獨到之作，因是對於著者之學者的態度與科學的精神不禁深致敬佩矣。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對於太平天國歷史之研究顯有新的和濃的興味，觀於現在出版界關於是項書籍或文字數量之陡增可以知之。聞嘗論之，從前所有記載太平戰役之書籍，均是官書或半官書及稗官野史個人筆記之類。其普通的缺點，非偏祖一面判斷不公，即爲記載失實未盡可信；至如嚮壁虛構，其事實多由幻想而生之小說家言更不足道矣。至遜清晚年及民國紀元後，則有種種新的太平天國書籍出現，類皆因受民族革命思潮之影響遂至盡反官書「成王敗寇」之見而推崇太平軍人物及運動備至，或則藉此作革命之宣傳，因其感情作用過甚，而歷史價值遂泯，去「信史」之鵠的亦遠甚矣。

近年以還乃漸得見科學的太平天國史書。此中復可別爲二類。其一則爲立志偉大的史家爲太平天國寫全部歷史者，大都經過一番考據工作而根據現在各方所得的史料而立言，似亦馴科學方法及軌道，故亦算是科學的作品。然而細一研究，關於太平戰役之新史料既已無多，完全引用仍苦乏，其中更有出自野錄傳聞殊不足入信者，當不堪用爲材料。此類著者雖有記載及發揮整個的太平天國歷史之事實與本質及意義之苦心與偉志，無如根據不充分和不盡實的材料而

妄下籠統的判斷與結論者，其價值殆等於忖測之辭或武斷之論或空泛之談耳；去「科學的歷史」之標準仍甚遠也。

現在另有一類專從根本上做太平天國歷史的工作者，即從事於史料之搜尋與史料之整理是也。搜尋者，乃從中西源頭以發現種種前所未見之記載或遺物以作新的歷史原料是。整理者，乃將舊日原有的或新發現的種種原料一一加以考證以審定其真贋及估定其價值是。或則有對於某項疑惑事件或某一特殊問題單獨為徹底研究以明其真相者，亦可列入此類。此類工作在表面上似乎是片段零碎的，很容易為一般志大而膽更大的歷史家所輕視，然而實是根本的科學工作。所以然者，非多得此零零碎碎片片段段的事實及文物以作根據，則真實可信的太平天國全部歷史將無從而寫；現在此類的工作實為將來的科學的歷史作基礎，故甚為重要也。

本書著者十年來對於上言後一類之工作至為努力，亦至有成績。彼曾在故宮檔案及祕籍舊作中發現和搜集了不少新的太平天國史料，又曾致力於整理工作——判斷是非，辨別真贋，對於幾個疑難問題亦有相當的研究和陳出解決方案。此書乃其多年苦幹之結晶，確是依據科學的方

法與具有歷史的灼見之作品，誠爲對於太平天國歷史之研究之大貢獻也。

我讀謝子之書稿，因而想及研究太平天國歷史之方法與軌道，既如上言。茲復憶起我個人與謝子結交之經過，不禁重有所感矣。感想維何？卽是前人輒言「文人相輕」，其故非由於嫉妬忌恨之惡心，卽由於自私自利自驕自大的自我主義，因而流爲是己非人，重己輕人之惡德。此皆先科學和不科學的學術界之惡現象也。今之科學的研究者，當盡去此態度，各本公心，誠心相敬相交而實行「文人相重」。何則？蓋真理無涯，而一二人之智能、力量、和時間均有限，獨力研究，結果無多；必也羣策羣力，分工任事，合作共進，共同爲一大目的——真理——而努力苦幹而犧牲服務；各盡所長，各獻所得，而互補所短，共尋所失；復能彼此尊重和敬服別人之成績和功勞，而無「掠美」「冒功」之舉；工作一代不完，則復以所得成績傳諸後代，使繼續努力以竟全功——夫如是，成績乃能日積月累，真理乃得日趨昌明，科學由此成功，文明亦由此而進步矣。卽以研究太平天國歷史一事而論，我一向致力於西籍及遺物之收集爲多，而謝子則努力於漢籍之搜求；時時互相討論，互相研究，互相攻錯，互相刺激，互相鼓勵，互相協助，固分道揚鑣而實則殊途同歸，十年從未間斷，且敢預卜此合

作共進之結交將來永遠亦斷不中斷。蓋吾人有一大保證在——卽是共抱同一大目的——爲太平天國歷史作學術上之貢獻是。此大目的在吾人之間，而居吾人之上，高於吾人，大於吾人，爲其努力犧牲服務，因所甘願也。似此目的之高之大及其範圍之遼闊與現在所得成績之小少，復鑒於致力於此專門工作者之人數不多，我以爲卽再多得三五十位歷史學者爲同志分工分頭去從事專門研究，恐仍嫌未足，更奚能自蹈「文人相輕」之惡習以陷於知識上學術上自殺之途耶？我爲此言，非敢自翊，乃所以邀約一般有心於此項專門研究者，集合於學術真理大帥旗之下，各以忠心心誠心苦心虛心敬心愛心而分工努力合作共進也。

我歡歡喜喜的慶祝謝子本書之成功，並作嚶鳴求友之想，遂樂爲之序。

簡又文序於上海斑園之闕天籟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自序

太平天國之革命運動，其民族精神與建國後之改革，實爲歷史上革命之最有意義者。不六十年，餘緒所及，遂有辛亥革命之繼起。故太平天國誠屬近代史之最重要部分，惜其國祚僅十四年，又無日不在戰爭之中，及其亡後，在滿清方面視爲叛逆，凡關於其一切典章制度，維新組織，皆在禁燬之列。乃至其事未至百年，而其迹已渺不可稽，所可見者，非國內之偏袒官書，即海外之片段記載，均苦語焉不詳或非真象。入民國後，雖掃除忌諱，又往往譽之過情，毀譽逾恆，皆不足以言信史。故今日記載太平天國之籍雖多，較爲詳核精審者，仍只賊情彙纂一書而已。予七八年來即喜收輯太平史料，尋求之方約有三途：一、爲國內所藏太平本身之直接記載，如忠王李秀成口供之類。二、爲故宮軍機處所藏亡清檔案。即今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保存者，其中逐漸發現關於太平之珍貴史料，除由公家印行者外，予私人所抄者，如天德王洪大全口供，及雷以誠殺錢江奏報等。三、爲當革命時外國

居中士之領使或教士將太平文獻攜之海外者。近年多已陸續抄回。如程演生君所抄之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及最近蕭一山君所抄之太平天國叢書第一輯（本館出版。）大概言之，太平史料，文獻俱已先後發現及抄回，予往昔曾擬將所搜集所見者，仿陳壽三國志體作一『太平天國志』，辨其精粗，考其真偽，以爲近代史家之參考。卒以茲事體大，未敢執筆，乃先將所藏史料之一部分，擇其世所鮮見者，試構數篇，名爲太平天國史事論叢。首篇爲大英博物館所藏太平史料考，以見太平本身文獻之總和數目，及外邦學者對於太平史料之珍視。次篇爲太平曆法考，蓋時間爲一切事實之基礎，此篇尤爲研究近代史者之工具。次爲朱九濤洪秀全姓氏考，以見當時凡起事者與秘密社會之關係。再次爲洪大全及錢江傳，皆因所得新材料後參考各書以成列傳之體。其他如李秀成供狀爲之辨疑，以存當時之經過情形。又爲李昭壽作傳，因其史料太多，而昭壽之降清，又確關係於太平江淮一帶之戰局。其後英王陳玉成之被擒，莫不受此影響。其餘數篇皆將原來史料抄錄加入，因均普通書中所不習見故也。最後爲太平外交史略，因當時外人態度之轉變與背向，均亟亟影響到清洪兩方勢力之消長。惟此篇外國材料殊多，每欲彙譯，又恐失真。當留待異日之增補。總之，此數篇關

於太平天國論文，皆不過嘗試之作，未敢以言研究，尙祈海內學人加以指正，是所祈禱矣。是爲序。

民國廿四年三月八日晚二時射洪謝興堯自序

於北平五知齋。

目錄

大英博物館所藏太平天國史料考.....	一四
太平天國曆法考.....	一四
朱九濤洪秀全姓氏考.....	一八
天德王洪大全傳.....	二五
錢江傳.....	三七
讀江南春夢菴筆記跋尾.....	四五
忠王李秀成之死及其供詞辨疑.....	五三
石達開與曾國藩之關係.....	六八
忠王李秀成與趙景賢.....	八〇

王韜上書太平天國事蹟考·····	一八六
李昭壽事略·····	二一二
太平天國國際關係史略·····	二三八

太平天國史事論叢

大英博物館所藏太平天國史料考

日本史林雜誌第十卷（大正十四年出版）載有內藤虎次郎撰「大英博物館所藏太平天國史料」一文，詳述太平天國史料遺流於海外者之目錄及其價值，足爲吾人研究近代史之重要參考資料。其文發表距今已數年。然吾國留學於歐西者，雖陸續抄回若干篇，而大部分仍爲國人所未見，斯誠吾國史學界之恥辱，茲特譯之，並詳爲考訂於后：

一 內藤虎次郎原文

大正十三年十二月，余在巴黎時，法人伯希和氏（Paul Pelliot）問於余曰：「前遊倫敦，除燬

煌石室古籍外，更覩何書？」余答以太平天國史料，及戈登將軍文書，曾遍閱一過，並已節錄其十之七八，是所極感興趣之事。伯希和云：「此誠盛事。現歐洲所保存之支那史料，在支那亦未經發見者有二：一爲巴黎耶穌會宣教師之報告文件；一卽大英博物館所藏之太平天國史料及戈登文書。君既抄得其一種，則至足欣幸。」余亦以爲大英博物館之太平天國史料，彼國亦重視珍藏在日本最初着手抄錄此史料者，當首推故法學博士田中萃一郎君，其所抄目錄，承現留學巴黎博士門人松本信廣君之賜予。又煩幸田成友及宮島貞亮兩君抄錄之勞，乃得知其史料之概略。又有久保要藏君充任南滿鐵道要職，駐於倫敦，臨行時，朝鮮總督修史官稻葉岩吉君，亦囑託其就便於大英博物館抄錄此種史料。其所錄之部，曾一度借閱，惜未觀全豹，現在與彼接洽借閱。蓋欲將此三種抄本，加以校勘檢察，而製成一完全底本，公諸學界。茲將余所錄之大要，先發表之。

前所舉太平天國史料，及戈登文書，按其史料之性質，及其流入大英博物館之原委，分爲兩部，以便研究。夫蒐集太平天國史料者，雖不能詳知其姓氏，然大概將太平天國當時所頒詔敕，及制度之印刷物或傳抄文件，及太平天國滅亡後，由兩江總督曾國藩陳奏清廷之太平天國印刷文書與